

孟子五

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下

滕文公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

於義謂何也

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

者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

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

以見之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

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陽貨矚

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

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

饋之者欲使孔子來荅恐其便荅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

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

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

畦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

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由是觀

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

養志可知矣謂君子疏公孫丑問曰至可知已矣○正義養正氣不以入邪也曰此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

泄已甚矚亡得其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

畦也公孫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見諸侯故問之

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而饗已矣孟子荅之公孫丑言古之不為臣者不肯見不義而饗

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踰垣牆而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閉門而拒魯繆公於內然皆不見之者是皆文侯繆公而就見已甚

迫切斯可以見矣然于木泄柳且不見之耳陽貨欲願見於孔子而畏孔子惡己之無禮而不見之意已謂己爲大夫而有遺賜孔子但爲之士彼不得受其遺賜於其家則必往謝己門故陽貨視孔子不在遂饋送孔子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後亦以視陽貨不在乃往其門而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貨豈先不得見孔子以其不合視孔子不在乃饋蒸豚孔子所以不欲見亦復其亡而往謝之也蒸豚熟豚也會子又有云脅肩諂笑竦縮其身強容而笑苦其勞苦有甚於夏之五六月而灌園也治畦曰灌園也子路有云未令其志而與之言觀其色赧赧然面赤而心不正者非我之所知也由子路自稱名也孟子曰由此數者觀之則君子之所養以義可得而知矣蓋就此數者論之孟子必答孫丑以此者則孟子不見諸侯是亦分也義也孫丑乃不知之奈之何哉今且以孟子不見諸侯必以段干泄柳爲言者蓋謂魏文魯繆二君欲見此二子如此之迫切而二子尚不見之而況已往見諸侯哉必以陽貨爲言者蓋謂孔子不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之爾今已之不見諸侯者亦以諸侯不禮於我矣必以曾子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往見諸侯亦是脅肩諂笑者也必以子路所謂而言者蓋謂已而就見諸侯亦是未同而觀其色赧赧然之人也此孟子所以執此而喻其意於公孫丑也說文

云畦萊畦也是知即園也。○注論語曰饋孔子豚。○正義曰案孔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陽貨陽虎也。名虎字貨爲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故論語於陽貨篇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寶而迷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凡此是其事也。○注子路剛直正義曰案孔子弟子列傳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是爲剛直也後死於衛。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

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戴盈之宋

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

孟子

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

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

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

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疏戴盈之曰

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言若此類者也疏至何待來

年○正義曰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

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

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戴盈之即戴不勝字

盈之也爲宋國之大夫問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關市之征

稅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然後盡去之如之

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至何待來年孟子以此比

喻之以荅盈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攘取其鄰家之雞

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雞乃小人盜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

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止而勿

攘今子如知宋君取關市之稅爲非義若此攘雞之非道斯

可速而止之耳何可待來年然公都子曰外人皆稱

後已乎此孟子所以告之是耳

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論

之徒議者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日我不得

辯爭已耳欲救

正道懼爲邪說

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

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爲巢上者爲營窟

天下之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卅水生蛇龍水盛

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

尙書逸篇之水逆行洚洞

無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

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

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

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鳥獸害人者消盡也

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

沛澤多而禽獸至

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汚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

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

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天下大悅

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

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書曰丕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

無缺

書尙書逸篇也不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

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正道遂滅

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

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

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

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

獸也

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攢

議於世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

爲率禽獸而食人也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

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

將相食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

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

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

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說與上篇

同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

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治也周公兼

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詩已見上篇說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

膺也

是周公所欲伐擊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

也

疏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聖人之徒也。正義曰此章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也公都子問孟子

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與楊墨之徒爭辯敢問是何如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豈好與彼爭辯之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至上者為營窟孟子言天下之生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其間一治一亂甚多當堯之時水逆勢而流行氾濫濁於中國蛇龍由是居處於其間民亦無所安其居處以至居於埤下者乃於樹上為巢如鳥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鑿為穴窟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禹

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書逸篇之文
云洚水警懼我此蓋舜言故稱余余我也孟子引之故自解
之洚水言洚水則洪大之水也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
地因其勢順而流注之海又驅遣蛇龍而放之菹菹澤生草
之所也於是水從地中流行故不汜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
導入漢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險艱阻既以遠去而無汜濫之
患鳥獸之害於人者遂消滅然後人皆得平垣之地而居之
所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爲巢窟之難於是免
矣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身又至咸以正無缺者
孟子言自堯舜既沒之後聖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
興乃毀壞民之宮室以爲之汙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
棄五穀之田以爲之園囿而恣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
民有飢寒其小人皆放辟邪侈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又
作園囿汙池於是草木沛澤茂盛而禽獸至衆及紂之世又
爲大亂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又伐奄國紂始三年討
戮殘賊之君乃驅逐飛廉諛臣於海隅之地而戮殺之遂滅
與紂共爲亂之國者有五十國然後驅遣其虎豹犀象之野
獸而遠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悅而歸武王書所謂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斯之謂
歟蓋言大明文王創始之謀謨大續集武王之功烈佑開後

人皆以正道行之故無虧缺也後人是謂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滅邪說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惟孔子於此時乃恐懼正道遂滅而害人正心故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之經蓋春秋者乃設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綱者其惟以春秋知我矣罪我以謂迷亂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至是禽獸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聖王無有興作於其間諸侯乃放恣爲亂布衣之處士乃橫議而遊說於諸侯於是楊朱墨翟蔽之言盈滿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歸從楊朱之爲己則歸從墨翟之兼愛以其爲己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君也兼愛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公明儀曰至率獸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儀有云君之庖廚乃多有其肥肉棧廐之中多養其肥馬而下民以有飢餓之顏色郊野之間以有餓死之孳者如此是國君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至吾爲此懼又至吾言矣孟子又言楊墨自爲兼愛之道不熄滅則孔子之正道不著明是邪說欺誣其民而充溢掩其仁義之道也仁義既以邪說充塞而掩之則不特率獸食人而人亦將自相食也孟子故言我爲此恐懼乃欲

防閑衛其先聖之正道而排斥拒其楊墨放逐其淫辭使邪說者不得興作於其間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此蓋說在上篇此更不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復自堯至於孔子再詳摠說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下於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驅逐暴獸而人民於是乎得寧靜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貶著而亂臣賊子於是乎恐懼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在上篇詳矣孟子言如是則無父無君者是周公所欲膺擊而伐之也我今亦欲正其人心息滅其邪說距止其險陂之行放逐其淫辭以奉承禹周公孔子三聖者豈我好與楊墨之辯哉是我不得已故當與之爭辯也然而能言距止楊墨之道者是亦爲聖人之徒黨也故曰我亦欲正人息邪說距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至消盡也正義曰禹通九州者蓋始自堯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于兗州兗州既達又東南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州既達又南通於楊州楊州既達又西通於荊州荊州既達又從荊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州

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又通乎冀
州冀州乃帝都也凡此是皆禹通之耳。注奄東方無道國
至王來自奄正義曰案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駟亦引
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
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繡京
是王自奄也云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纘項之苗裔
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
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
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
此是也。注禹稷胙周公仰而思仲尼皇皇正義曰經云禹
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匡章曰陳
仲尼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爲生民耳

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蠮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

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蠮蟲也孟子曰於齊
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

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蚯蚓之蟲也

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

仲子

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

作也是殆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

也

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纊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纊故云辟纊

曰

仲子齊之卅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

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

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也

他日歸則

有饋其兄生鰒者己頻顙曰惡用是鰒鰒者爲

哉

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己仲子也頻顙不悅曰安用是鰒鰒者爲乎鰒鰒鵝鳴聲

他

日其母殺是鰒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鰒鰒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

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

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異日

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顙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鰒鰒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屢